

【底层行走】

一堆棒子

□张刚

路边一位老大爷推了一辆三轮车，车上有一堆玉米棒子，停稳了，就坐个小马扎，等待买主。这里是城郊接合部，也有一些商业小区，逐渐繁华，路过的市民有时也会“捡”一些路边农民伯伯的土特产，便宜又新鲜。

山东人把这种直接扒下来卖的玉米棒子，简称为“棒子”。山东的玉米棒子有两种，一种是“老棒子”，即“黄棒子”；还有一种是“糯棒子”，即“白棒子”，年轻人称之为水果玉米。老年人喜欢煮着吃口感偏硬的“黄棒子”，而年轻人则更喜欢“白棒子”。

每到夏初，棒子到了收获的季节，超市里也会有成堆的卖。便宜的两元一个，十元五个，有时价格也稍高，能到三四元一个。

大清早还稍有一点儿凉气，老人家的三轮车停在路边树荫下。于是我也拉过一个马扎子，坐在那里和老人家闲谈。老人家让过一支烟来，是那种最便宜的将军烟。也不和他客气，接过来点上。老人说，他就住在城郊接合部，用手一指：就是东边过两个路口的那个小区。他们原先的院落被征，一家人按人头分配楼房面积，每人分四十平方米。这是整体搬迁上楼的城郊接合部，但地没有全部征完，还有几分地可种，属于半城半农的身份。那农具往哪里放？庄稼收了往哪里放？老人家说，农具就在地下室里，也没有多少，就把锄头，没啥大工具了。

这城市边的地，主要种玉米。这几年玉米的收购价还可以，一斤在一块二三之间。眼下趁着棒子的嫩劲儿，直接扒下来卖还是划算。

种地只种玉米，省心省事。种上后基本不用打理，收割方便，平时就可以干点别的；种玉米还有一个原因是其他庄稼没法存放，玉米则可以等完全熟了，就在地头收了，直接拉走。

正在闲聊着，有几位小区居民路过，停下脚步问问价格。老人说，十元八个。还没开张呢，他又说，十元十个便宜卖了。

这个价格真便宜，很快就有几位在路边遛孩子的老太太过来挑上了。一位老太太一边照顾着小孙子，一边一个个扒开棒子皮，用指甲掐着试试是老还是嫩，掐来掐去，终于精挑细选地挑出了五个。她手头还没带现金，也没拿手机，不能支付，等另一位认识的邻居从超市里出来，借来五元钱付了款。

人都喜欢扎堆儿凑热闹，三轮车前很快就围了四五个来问价购买的，一下子把小三轮车围起来了，拿起棒子又扒又掐。老人家有点忙活不过来，我便帮他盯着，防止有人多装一个两个，也防有人提溜了就走。帮老人盯着

让人刷好微信，告诉老人钱确实支付了。老人反而很放心地说，不用盯，不用盯，现在没有这号人，不会为这点点钱跑了的，不用担心。那位精挑细选地掐了五个玉米的老大娘也说，现在没有这号人了。

但是老人又说，倒是有些年轻娃，有拿了炸鸡烤肠不付钱就走的。

我问：“你还卖烤肠？”

他说，他平时在校门口卖炸鸡烤肠烤面筋，说着指了指车箱前面扶手上一个小标牌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小标牌上写着：“烤肠一串三元”

老人说，他主要在校门口卖这种小零吃挣钱，确实有些小孩子拿了串不付钱的。肯定是他的小摊前像这样围上一些学生，这个要两串那个要三串。孩子多叽叽喳喳，他一个老头肯定照应不过来，有些小孩子拿了串就走，他也盯不住，这也难免。

“这点点钱，去找也追不回来。”老人说。

不到一支烟工夫，老人家的玉米就卖得差不多了。主要是便宜、新鲜，一元一个棒子，真是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。

但也有讲价的，五元六个？十元十二个？一对母女一边挑就一边这样讲价。老人也有些犹豫了，口气有点儿软地说：十元十个，这很便宜了……大概这母女也是随口讲讲价，没再坚持，仍然按十元十个买了。

有一家人开车路过，摇下车窗问价格。一听一元一个，便停下车，女主人出来挑。可是她来得有点晚了。一共没几十个棒子，你五个我十个，看着围的人多，其实七八个人就已基本买走了。挑剩下的老人数了数，一共还剩十五个。老人说，也不十五元了，就十三元全拿走吧。但是对方说，十元。老人又降了一元，但还是不行。十五个棒子十元，老人有点儿心疼，说算了不卖了。

对方也不买了，又上车走了。

看车走了，老人又有点儿犹豫，说，这也够便宜的了。我也安慰他说，你这可是大日头下用汗浇出来的。现在这40摄氏度的天气，就是去地里扒一趟也不容易，能多卖一块是一块，反正也不着急，你就慢慢卖。

临了，老人又对我说，要不这些十元你全拿走吧。但是我家邻居刚送来十个，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。就对老人说，我是真想买，这么新鲜又便宜的棒子，超市里可买不着，但是家里真没有，另外十元卖也太可惜了，40摄氏度的高温下卖这点儿钱，真是太不容易了，还是等有人过来，能多卖一元是一元，别太贱了。

起身和老人告别，无意中抬头，看见马路对面还有几位老太太，也在路边摆着几堆棒子卖。

□周俊芳

《贝金斯的特殊使命》是一部关于“想象”和“真相”的寓言小说，需要带着思辨力和好奇心才能读完的作品。与通俗浅显的作品不同，李晋瑞制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九曲连环阵，越读越像掉入一个个未知的谜团中，一头雾水，却欲罢不能……这是他的高明之处，也是他对小说创作探索的一份执着。

李晋瑞是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，鲁迅文学院第八届中青年作家班学员。20多年来，他先后出版长篇小说《爱上薇拉》《原地》《中国丈夫》《别离》等6部，其中，《原地》被多家机构列为研究生生态文学的必读书目；《中国丈夫》荣获2016-2018年度赵树理长篇小说奖；《别离》入选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工程。中短篇小说《陌生人的玩笑》《阿兹特克女人》《终点房》等。

居于内陆山西的李晋瑞，没有遵循山药蛋派的特色，其作品中夹杂着超越国界的异域风情；传统内敛、不事张扬的李晋瑞，没有给人刻板勤奋的印象，而是在其小说中，充满了浪漫不羁的色彩和自由奔放的想象力。

从他获得赵树理文学奖的《中国丈夫》，到新鲜出炉的《贝金斯的特殊使命》，无不蕴藏着巨大的探索精神。对未知世界，对地球环宇，对生活本身的无限可能性。

《贝金斯的特殊使命》扉页写着：我的渴望中有未知的部分，那令我害怕。那些令人害怕的未知，恰恰是作者所希冀的东西。小说的魅力不正在于超越现实的，天马行空的探索和表达？

作家贾平凹说“人最大的任性，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”。李晋瑞对小说创作这件事，显然带着一种任性，他将喜欢作为选择小说题材的出发点，将尝试和探索未知作为写作的初衷。

“迷迷糊糊中，少校觉得就像被灌了蒙汗药一样，搞不清是否在做梦，甚至还有梦中梦的可能，因为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颠簸中一次次被撞到木板上，还闻到幽幽淡淡的柏木香，那种恰到好处的安全感，也和若干年前自己躺在棺材里的感觉一模一样……”

“少校大叫一声，事实却是真的，他眼前的纸页确实是空白，难道昨夜自己压根儿就没有写上去吗？怎么可能……对面寨墙上的彩旗像被控制了一样整齐划一地向着一个方向飘扬，桥头的马依然拴在那里，似乎主人前一夜没有牵它回家；宿舍后窗外也是寂静的，对面的一面缓坡坡顶站着两只白羊，微风吹动它们的胡须，眉宇之间却似在冲他微笑，它们转身离开蹬下的几块碎石顺坡滚动，却毫无声响。一切都和昨天一样，还是今天本来就还是昨天？”

书中充满了魔幻般的描写，贝金斯被派到哈镇，到处寂静无声，15米长的桥怎么也走不到头；前一夜写的日记次日清晨神奇消失；镇长避而不见，办公室主任叽叽嘎嘎，治安主任托托卡、厨娘罗拉和丈夫胡力图轮番出场，一个比一个诡异；镇长女儿塞丽娜成为疑团的开端，一根筋的胡力图试图揭开小镇秘密……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让上校疑窦丛生，不敢相信爱情，不敢轻易坦诚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弥留之际，他听到两个人在床边谈话，豁然开朗。终于得知真相，但他却惊奇地发现，那不过是一种幻觉。

叽叽嘎嘎，托托卡，胡力图等名字，听起来就有些荒诞，是不是有种虚幻感？整个小说就是在造梦，在解梦。在聒噪的世界里，寂静反而不正常，如谜团一般，让人可疑而不安全。

“真相”遥不可及，仿佛陷入了庄周梦蝶的哲学难题，“罗生门”的无解旋涡。作者用优美的文笔，巧妙构思，将缜密的故事设计隐藏在平常的小事中，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环环相扣，令人浮想联翩；故事奇异的描写与异域氛围的构建，极具吸引力和可读性；大开大合的想象空间，让喜欢思考的人沉醉其中，试图厘清来龙去脉，拼命拨开重重迷雾，却深陷其中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作者不愧为写小说的高手，他不动声色地讲着故事，梦中梦、局中局，奇幻瑰丽，令人炫目。当一直在寻找的真相，“像飞箭一般穿过太阳的心脏，穿过天空水晶般不懈可击的湛蓝，向贝金斯扑来。”他却拒绝了，“因为他知道，没有哪个真相会如此炫耀，如此大声。”

万变不离其宗，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，无非是要揭示一个道理：在聒噪到一锅粥的世界里，其实自己就是一个不存在。当贝金斯意识到这一点后，他便完全释然了。或许，真相从来都不存在，人活着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。若一定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，反而是画蛇添足，画虎类犬。

又或许，真相就是庄周梦中的蝴蝶，能够释然，便是真相。“庄周梦为蝴蝶，庄周之幸也；蝴蝶梦为庄周，蝴蝶之不幸也。”庄周化为蝴蝶，从喧嚣走向逍遥之境，是庄周大幸；而蝴蝶梦为庄周，从逍遥之境步入喧嚣，恐怕就是蝴蝶的悲哀了。

想象力是写小说的必备技能，一个高明的写作者，能奉献出自己的聪慧，完成一次奇幻的思辨之旅，在抽丝剥茧中找到真谛，得以沉思、反省、顿悟。小说的魅力，在于给读者一种思考的路径，但绝对不是—种单纯的答案。

【书里书外】

庄周梦蝶的异域解读